# 工业应用中 LoRa 和 ZigBee 的性能分析 4.0

Renan R. Mendes, Rafael M. Silva, Carlos E. Capovilla and Ivan R. S. Casella

Federal University of ABC, Santo Andre, SP, Brazil {renan.mendes, carlos. capovilla, ivan. casella }@ufabc.edu.br, r.montoia@aluno.ufabc.edu.br

#### 摘要

工业 4.0 概念已经在全球范围内逐步得到巩固,它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 LPWA 通信技术的应用。其中,LoRa 和 Zigbee 脱颖而出,除了低功耗和覆盖范围大的特点,它们成本低,并且使用扩频技术来增加系统对干扰的鲁棒性。在此背景下,本文对这两个技术在室内和室外环境中的性能进行了研究,以分析它们在工业 4.0 中使用的可行性。

关键词: Industry 4.0 · IoT · LPWA · LoRa · Zigbee

# 1 简介

近年来,世界工业经历了一场真正的革命。工业 4.0 的概念已被部署用于提供物联网 (IoT) 技术,用于监控和控制工业过程 [1]。其快速增长的一个原因是采用无线 LPWA(低功率广域) 通信技术。其中,LoRa(远距离) 和 Zigbee 技术已显示出广阔的前景,因为它们提供的设备价格实惠,易于获取,部署成本低且具有良好的抗干扰能力 (扩频技术),此外还有低功耗 (例如,大约 10 年) 和远程 (例如,几公里)[2-4]。

目前成功实施工业 4.0 概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,是这些技术在不同的无线电传播环境中的性能,例如部署在那些工业厂房中时。因此,最近在科学文献中发表了几篇作品 [1,5-7]。

在此背景下,本文旨在基于在室内和室外环境中进行的实验获得的测量数据,对 LoRa 和 Zigbee 技术进行比较研究,以验证它们在工业 4.0 中的可行性。分析将使用 RSSI(接收信号强度指示)、PER(数据包错误率)的测量值和估计的最大范围作为性能参考。

除引言外,本文还分为四个部分。第2节简要介绍了待评估的技术——LoRa 和 Zigbee。第3节展示了测量测试的方式。第4节展示了无线电传播模型分析。最后第5节对全文进行了总结。

### 2 技术概述

LoRa 使用 Chirp 扩频 (CSS),并已指定在某些特定的 ISM(工业、科学和医疗) 频段上运行。本文中,选择了 915MHz 频段标准,因为这是 LoRa 在巴西采用的频段。LoRa 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特性:它允许对系统的一些重要参数进行调整,例如 SF(扩频因子,从 7 到 12)、BW(带宽,从 125 到 500kHz) 和 CR(编码速率,从 4/5 到 4/8)[8]。根据这些参数,数据速率可以从 0.3 到 50kbps 不等。

另一方面, Zigbee 采用直接序列扩频 (DSSS)。它已被标准化在三个不同的 ISM 频段上运行,每个频段都有非常不同的特性 [9]。本文中,将采用 2.4GHz 标准,因为它是在巴西最常用的标准。它采用基于 OQPSK(偏移四进制相移键控)的准正交调制,可以实现大约 250kbps[6] 的数据速率。

## 3 性能分析

本文旨在从传输质量 (RSSI 和 PER) 和传输范围的角度评估和比较 LoRa 和 Zigbee 技术的性能。由于工业厂房的特性,系统的性能将针对室内和室外环境进行分析。

对于 LoRa 性能分析,使用了两个基于 SX1276 芯片的 ESP-LoRa 设备,工作在 915MHz,距离地面 2.0 m,其中一个用作发射器 (TX) 和另一个作为接收器 (RX)。该研究基于表 1 中针对 SF、BW 和传输功率  $(P_{TX})$  [1] 的不同可能组合给出的八种可能的 LoRa 操作配置。

对于 Zigbee 性能分析,使用了两个运行在 2.4GHz 的 Xbee-Pro 设备 (TX 和 RX)。每个设备都连接到一个嵌入式 Arduino Mega 系统,用于控制和传输数据包,并且与 LoRa 测试一样,两者都位于距离地面 2.0 m 的位置。

<sup>©</sup>The Author(s), under exclusive license to Springer Nature Switzerland AG 2021

Y. Iano et al. (Eds.): BTSym 2020, SIST 233, pp. 801-810, 2021.

表 1: LoRa 配置

配置	SF	BW (kHz)	$P_{TX}(dBm)$
Config 1	7	125	14
Config 2	12	125	14
Config 3	7	125	20
Config 4	12	125	20
Config 5	7	500	14
Config 6	12	500	14
Config 7	7	500	20
Config 8	12	500	20

#### 3.1 室内环境

室内环境测试在圣安德烈的 ABC 联邦大学 (UFABC)A 楼的地下室进行。从 RSSI 和 PER 参数的测量结果分析 LoRa 和 Zigbee 的性能。

在测量期间,TX 保持固定,RX 从 10 m 开始移动,每次移动 10 m,直到达到 100 m。重要的是要注意,系统在站点上会受到不同的干扰,例如来自运行中的 WiFi(无线保真) 网络的同信道干扰。专门针对 LoRa,对表 1 中列出的所有配置进行了测量。

进行测试的室内环境如图 1 所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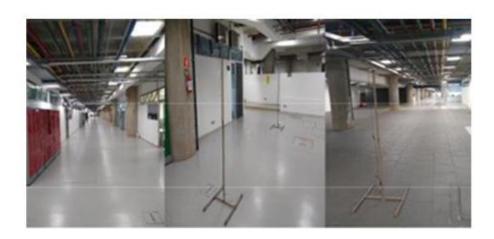


图 1: 室内环境

图 2 显示了所分析室内环境的 RSSI 变化作为 d(距离) 的函数,可以看出,对于 LoRa,RSSI 的测量值在 -60 和 -96dBm 之间。对于 Zigbee 可以看出,在小于 50 m 时,RSSI 高于 -50dBm,而在 50 m 以上,RSSI 高于 -65dBm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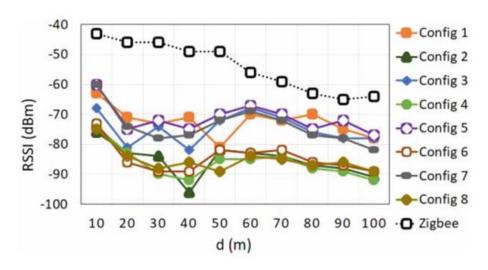


图 2: RSSI 作为室内环境中 d 的函数

反过来,图 3 显示了在分析的室内环境中,对于 Lora(配置 1 和配置 6) 和 Zigbee,PER 作为 d(距离) 的函数的结果。在测试中,定义了三个不同的测量点  $(10,50, \, 100 \, \text{m})$ ,并且在每个点上传输了  $(10,000 \, \text{m})$  的情况下,LoRa 对 Config 1 的最大 PER 为  $(10,000 \, \text{m})$  为  $(10,000 \,$ 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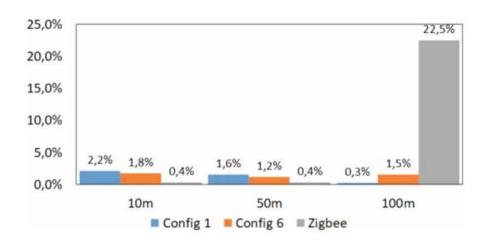


图 3: PER 作为室内环境中 d 的函数

#### 3.2 室外环境

室外测量在圣贝尔纳多-杜坎波工学院 (FATEC) 进行。图 4显示了执行测试的环境。在测量过程中,TX 保持固定,RX 放置在距离 TX100、200、250 和 300 m 的位置,两者的高度均为 2.0 m。为简单起见,LoRa 测量仅针对 Config 1 和 Config 6 进行。图 5显示了测量点 (a) 和地形的高程剖面 (b)。可以看出 TX 和 RX 之间的最大斜率为 22.0 m。



图 4: 室外环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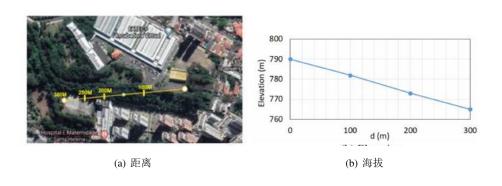


图 5: 室外环境的测量点位置和对应地形海拔

图 6 将 RSSI 作为 d(距离)的函数,进行室外环境分析。对于 LoRa,可以看出,当距离在 50 到 300m 时:对于 Config 1,RSSI 从 -80 到 -110dBm,而对于 Config 6,RSSI 从 -85 到 -110dBm。由于 LoRa 设备的接收灵敏度为 -148dBm,因此系统在分析范围内正常运行 (甚至可以覆盖更远的距离,如图所示)。对于 Zigbee,距离在 50 到 250 m 时,RSSI 从 -57 到 -83dBm。然而,不可能在 300 m 测量 RSSI,因为所有收到的数据包都出错了,表明接收信号的电平低于 Zigbee 设备 -102dBm 的接收灵敏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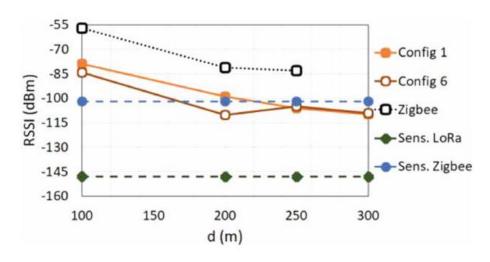


图 6: RSSI 作为室外环境中 d 的函数

另一方面,图 7显示了 PER 作为 d(距离) 的函数,对于 Lora(Config 1 和 Config 6) 和 Zigbee 在室外环境的分析结果。对于 Lora,可以看出距离为  $300 \,\mathrm{m}$ 

4 阴影传播模型 7

时,Config 1 达到最大 PER 值 3.0%,而 Config 6 达到最大 PER 值 2.5%。对于 Zigbee,距离 200m 的 PER 为 34.71%,距离 250m,PER 低于 6.17%。这主要是环境的动态特性造成的,例如测试环境周围的人和车辆的流通。然而,距离  $300 \, \mathrm{m}$  时,Zigbee 停止正常工作,所有收到的数据包都出错了 (对应 100% 的 PER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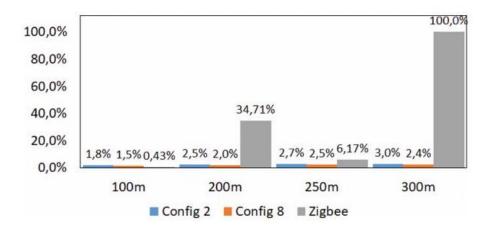


图 7: PER 作为室外环境中 d 的函数

# 4 阴影传播模型

为了将平均接收功率  $(P_{RX})$  估计为 d(距离) 的函数,使用了具有灵活性、简单性和在实际测量时的可行性的影子传播模型 (SPM)。该模型基于修改后的自由空间模型,使用对数正态随机变量  $X_{SH}$  来表示在 dB[6,10] 可以通过标准差  $\sigma_{SH}$  的值来量化的环境的阴影效应。SPM 的  $P_{RX}$  可以表示为:

$$P_{RX}(d) = P_{RX}(d_0) - 10 \cdot \gamma \cdot \log_{10} \left(\frac{d}{d_0}\right) + X_{SH}$$

其中:  $d_0$  是参考距离, $P_{RX}$   $(d_0)$  是在  $d_0$  处接收到的平均功率, $P_{RX}$  (d) 是在 d 中接收到的平均功率, $\gamma$  是环境的传播系数。

表 2 显示了室内环境中 LoRa(针对所有分析的配置) 和 Zigbee 频带的  $\gamma$  和  $\sigma_{SH}$  的值,由对数回归方法 [6] 确定。表 2 得到室内环境的  $\gamma$  和  $\sigma_{SH}$ 。

4 阴影传播模型 8

表 2: 获得室内环境中的  $\gamma$  和  $\sigma_{SH}$  值

Configurations	$\gamma$	$\sigma_{SH}$
Config 1	1.35	3.86
Config 2	1.35	4.38
Config 3	0.9	5.10
Config 4	1.74	4.07
Config 5	1.57	4.54
Config 6	1.60	4.60
Config 7	1.97	4.86
Config 8	1.45	3.13
Zigbee	1.8	3.9

图 8 显示了测量的  $P_{RX}$  和从 SPM 获得的分析室内环境的  $P_{RX}$ 。为了使 LoRa 分析更清晰,不失一般性,图中只给出了 Config 1 曲线。分析结果,可以 验证  $P_{RX}$  沿 d 发生了一些变化,主要是传输信号的半波长倍数多径分量的消除 引起的。对于 Zigbee,可以看出,测量的  $P_{RX}$  也由于多径分量的抵消而变化。需要注意的是,由于环境的物理限制 (即  $100\,\mathrm{m}$  ),在距离大于临界距离 ( $D_c$ )[6] 时,无法获得  $\gamma$  和  $\sigma_{SH}$  的估计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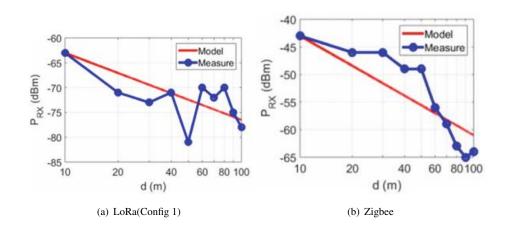


图 8:  $P_{RX}$  作为室内环境中 d 的函数

反过来,图 9 显示了阴影分量对 LoRa(Config 1) 和 Zigbee 在室内环境中 SPM 获得的  $P_{RX}$  曲线的随机影响。测量的  $P_{RX}$  曲线也显示为参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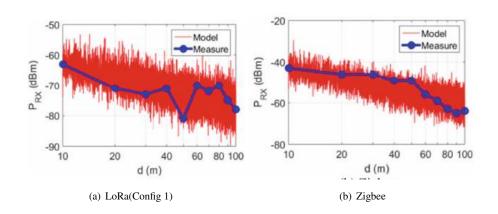


图 9: 在考虑阴影效应的情况下, $P_{RX}$  作为室内环境中 d 的函数

表 3 显示了在分析的室外环境中 Lora(Config 1 和 Config 6) 和 Zigbee 获得的  $\gamma$  和  $\sigma_{SH}$  的值。可以看出,由于所分析环境的特征 (例如,TX 和 RX 之间的 斜率, 路径障碍物) 以及测量使用距离大于  $D_c$  的一些点,获得了较高的  $\gamma$ 。(例如,在  $D_c$  之外的点, $\gamma$  由于地面反射而变为更高的值)[6]。

表 3: 获得室外环境中的  $\gamma$  和  $\sigma_{SH}$  值

		~ ~ ~ ~
Configurations	$\gamma$	$\sigma_{SH}$
Config 1	6.62	0.44
Config 6	5.8	4.73
Zigbee	7.06	2

图 10 显示了在室外环境中从 SPM 测得的  $P_{RX}$  和  $P_{RX}$  的值。为简单起见,仅显示了 Config 1 的 LoRa 结果。可以看出,在所使用的模型和两个系统的测量值之间获得了良好的拟合。

4 阴影传播模型 1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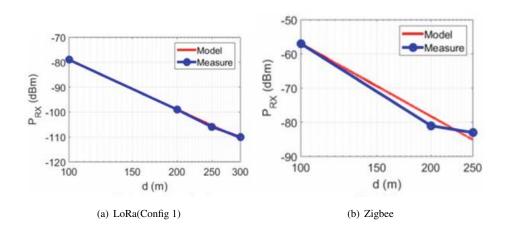


图 10:  $P_{RX}$  作为室外环境中 d 的函数

另一方面,图 11 显示了阴影对室外环境中 LoRa(Cinfig 1) 和 Zigbee 从 SPM 获得的  $P_{RX}$  值曲线的影响。还显示了测量的  $P_{RX}$  值曲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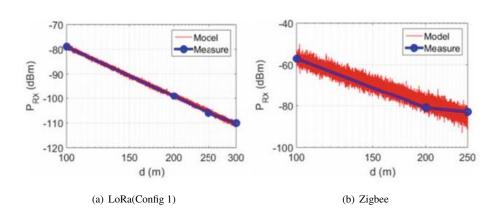


图 11: 考虑阴影效应的情况下, $P_{RX}$  作为室外环境中 d 的函数

通过外推从 SPM 获得的  $P_{RX}$  曲线,根据接受灵敏度,可以获得所分析系统的最大范围的估计值。这样可以看出 LoRa(Config 1) 的最大范围是  $1.1~{\rm km}$ ,而 Zigbee 的范围限制在  $433.9~{\rm m}$ 。

### 5 结论

获得的结果表明:在室内和室外环境距离为 50 m 的范围内,所评估的 Zigbee 系统具有比 LoRa 系统更好的性能。然而,在更深入的分析中,同样考虑到 50 m 以上的覆盖范围, LoRa 被证明是低速率、低消耗和远程应用的最合适选择。工作在 915MHz 频段的 LoRa,比工作在 2.4GHz 频段的 Zigbee 拥塞更少,并且具有更好的接收灵敏度,更广泛的覆盖范围和更好的信号质量,非常适合使用在工业 4.0 中。

# 6 引用

- 1. Zhou Q, Zheng K, Hou L, Xing J, Xu R (2019)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open LoRa for IoT. IEEE Access 7:100,649-100,657
- Adame T, Bel A, Bellalta B (2019) Increasing LPWAN scalability by means of concurrent multiband IoT technologies: an industry 4.0 use case. IEEE Access 7:46990-47010
- Aheleroff S, Xu X, Lu Y, Aristizabal M, Velásquez PJ, Joa B, Valencia Y (2020) IoT-enabled smart appliances under industry 4.0: a case study. Adv Eng Inform 43:101,043
- Sisinni E, Ferrari P, Fernandes Carvalho D, Rinaldi S, Marco P, Flammini A, Depari A (2020) LoRaWan range extender for industrial IoT. IEEE Trans Ind Inform 16(8):5607-5616
- El Chall R, Lahoud S, El Helou M (2019) LoRaWAN network: radio propagation models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 various environments in Lebanon. IEEE Internet Things J 6(2):2366-2378
- Casella IRS, Pereira AL (2016) A bioinspired propagation model for brazilian digital TV system based on MLP and RBF networks. IEEE Latin Am Trans 14:3941-3948
- 7. Filsoof R, Bodine A, Gill B, Makonin S, Nicholson R (2014) Transmitting patient vitals over a reliable zigbee mesh network. In: 2014 IEEE Canada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Technology Conference, IHTC 2014, pp 1-5 8. Croce D, Gucciardo M, Mangione S, Santaromita G, Tinnirello I (2018) Impact of LoRa

6 引用 12

imperfect orthogonality: analysis of link-level performance. IEEE Commun Lett 22(4):796799

- 8. Raposo D, Rodrigues A, Sinche S, Sá Silva J, Boavida F (2018) Industrial IoT monitoring: technologies and architecture proposal. Sensors 18(10):3568
- 9. Cheung KW, Sau JHM, Murch RD (1998) A new empirical model for indoor propagation prediction. IEEE Trans Veh Technol 47(3):996-1001